

创作者谈

我在中国拍摄的电影《夜莺》上映已有8年。如今提到这部影片，有人想起中国广西的秀美风景，有人想起爷爷和孙女的曲折旅程，也有人想起那只18岁“高龄”的夜莺……回想起这部电影的筹备和拍摄过程，我依然百感交集，既感觉不可思议，又充满感动留恋。这段中国之旅给我带来最美丽和难忘的回忆，我与中国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联结，对法中合拍电影及影视创作有了更多深入思考。

因拍摄一部电影开始爱上中国

“你太老啦！”当我告诉朋友们自己要学习中文时，他们都这么说。其实，我收到中国制片人的合作邀请时，心情和朋友们差不多。法国文化和中国文化有许多不同之处，决定拍摄这部电影后，我便下定决心，要摒弃先入为主的想法，怀着谦逊的态度，完全沉浸于陌生而迷人的中国文化之中。

对我来说，在中国拍摄电影，学习当地语言是顺利开展工作的基础，也是一种礼貌。我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获得很多乐趣，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国的文化和人情。我每天都坚持用汉语拼音写日记，虽然学习到的内容非常有限，随着时间流逝也忘记了很多，但我一直都很喜欢中文，遇到中国朋友时非常愿意用一些短小的中文句子与他们交流，这成为我们迅速拉近关系的最好方式。

为《夜莺》撰写剧本前，我特意在中国生活了一年，如同记者般不断观察、不断感受、不断提问。那时，我深刻感受到，中国不仅是一个风景美丽、文化动人的国家，也是一个立体多面的国家，需要并且值得人们花时间去真正走近和了解。因此，在剧本创作过程中，我常怀敬畏之心。完成剧本后，我经常向合作的中国编剧提问：“剧本里面有什么错误的地方吗？有哪些与事实不符的地方吗？”在反复沟通和学习中，我们打磨出了一个优秀剧本。

电影拍摄前后，我走访了中国很多地方，在北京和广西的逗留时间较长。北京现代而庄重，广西则有秀美的山水，这真是我人生中非常美丽和难忘的一段时光。

《夜莺》的拍摄得到演员和技术团队的大力支持。最终，我们将祖孙二人在回乡路上消除隔阂、给整个家庭带来温暖改变的故事搬上银幕。这是一个原生的中国故事，从演员、故事到拍摄场地都充满原汁原味的中国特色，同时采用了西方观众更容易接受的呈现和叙述方式，让他们更易看懂这个故事，也更易理解这个相距遥远的国度。

令我感到无比荣幸的是，《夜莺》受到法中两国观众的喜爱。对我而言，《夜莺》不仅仅是一部电影，它还代表一段了不起的生活体验、一段至今难忘的回忆。我很想念中国，期待能再次踏上那片土地，和那里的朋友们相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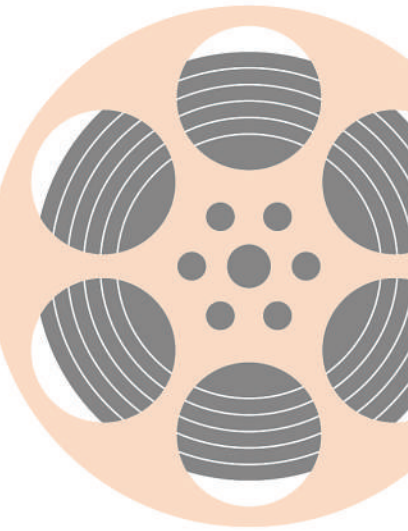
感动两国观众的“蝴蝶”和“夜莺”

在《夜莺》之前，我曾执导拍摄

电影《蝴蝶》，这部电影于2002年上映，比《夜莺》早了11年。事实上，《夜莺》在法国观众中引发的共鸣，与《蝴蝶》在中国观众中引发的情感回响非常相似：许多中国朋友告诉我，多年前他们曾被《蝴蝶》深深打动，电影中的音乐旋律至今仍在心中回响。我经常思考：为什么中国观众会如此喜爱来自法国的《蝴蝶》？《蝴蝶》和《夜莺》的相通之处、法国和中国两国观众的相通之处又在哪里？

《蝴蝶》中的主人公是爷爷和孙女，一老一小两个角色相映成趣，他们中间隔着一代人，却像朋友一样相处，真挚温馨的祖孙情和美丽的大自然融为一体，打动了无数观众。《蝴蝶》里的祖孙和中国社会里祖孙辈的相处模式有些类似——父母工作忙碌，孩子们经常由祖父母照顾——这自然能够引起中国观众的共鸣。

《夜莺》中看到水牛吓得尖叫的孙女任幸，《蝴蝶》中手捧伊莎贝尔蝶慢慢将其放飞的爱乐莎……故事里的小女孩仿佛穿梭于一首清新的田园小诗之中，童真童趣融于如画美景，令观众会心一笑。《蝴蝶》中最脾气古怪、后来教别人不要忽视身边之爱的朱利安，《夜莺》里最初含蓄深邃、后来敞开心扉的朱志根……故事里的老人都经历了情感和思想上的转变，剧情如流水般缓缓推进，引发观众共鸣。无论是《蝴蝶》还是《夜莺》，都以细腻的方式呈现了动人的亲情和明媚的风光，无论演员是中国面孔还是法国面孔，不管语言是中文抑或法文，都不妨碍观众感受到其中的真挚情感。



呈现更多打动人的故事

《夜莺》是2010年法中两国签署电影合拍协议之后拍摄的电影之一。随着电影制作事业的发展，跨国合作越来越普遍。一方面，电影合拍有其优势：简化了跨国拍摄和制作发行等流程，从业者能够享受双方国家的电影扶持政策，成片后也能顺利进入各自电影市场。然而另一方面，联合制作也有其困难之处，例如不同的语言文化、不同的工作习惯等，市场因素也不容小觑。

中国拥有广阔的电影市场，以及主要由年轻人组成的庞大消费群体。

从法中合拍《夜莺》谈起

菲利普·弥勒



“阿兹巴基亚墙”旧书市

黄培昭

埃及首都开罗阿塔巴广场附近有一座名为阿兹巴基亚的花园，旁边是“阿兹巴基亚墙”旧书市。书市始建于1907年，业界称它是中东地区历史最悠久、埃及最大的旧书市场。

这里摊位林立，书店毗邻，挤满3条数十米长的窄巷两侧，犹如图书的王国。这里售卖的书基本都是二手阿拉伯语原版书，年代比较久远，一些封面发黄、甚至连封皮都没有的旧书，书龄甚至高达半个多世纪，浸透着岁月沧桑。书的种类琳琅满目，政治、哲学、经济、文化、体育、生活等应有尽有。当地人说“阿兹巴基亚墙”书市是“爱书人的天堂，穷人和富人共同的文化圣地”，并不为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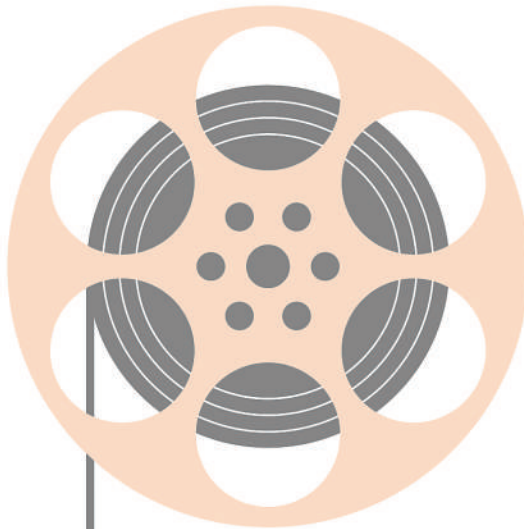
埃及《第七日报》在介绍“阿兹巴基亚墙”书市时写道：“各式各样的爱书者在书摊前流连忘返，他们中有年轻的学生、嗜爱旧书的老人，有在

买一本书前思前想后的稳重买家，也有动辄选购数十本书的阔绰读者。”埃及《独立报》则这样说：“115岁的‘阿兹巴基亚墙’如同一座蜿蜒迷宫般庞大的露天图书馆，为一代又一代文学家、政治家、研究人员和其他爱好知识和阅读的人，点燃追求科学和知识的火炬。”

“阿兹巴基亚墙”旧书市最初因阿兹巴基亚花园围墙得名。19世纪，这里是开罗最繁华的街区，咖啡馆、歌剧院和豪华餐厅众多，社会名流云集，其中星罗棋布的咖啡馆成为知识分子相互晤面、激荡思想、启发灵感的地方。书商们把图书摆放在阿兹巴基亚花园的围墙上，引起人们注意并购买，遂逐渐形成规模越来越大的图书市场。自建立伊始，“阿兹巴基亚墙”旧书市便如磁铁般吸引着埃及民众前来寻书、购书。包括1988年诺贝

尔文学奖获得者马哈福兹在内的许多埃及作家都是这里的常客，埃及文化部长等人也在这里留下身影。

笔者注意到，文学名著，尤其是早期版本的文学经典，最受人们青睐。例如《一千零一夜》常年畅销不衰，这部堪称阿拉伯文学大花园之瑰宝的作品，以环环相扣的故事架构、卷帙浩繁的内容、丰富绮丽的幻想、灵活多变的叙事风格，令不同际际的读者爱不释手。又譬如，语言、历史、文化类书籍也颇令读者心仪。一位小伙子买了一本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有关阿拉伯谚语的书，兴高采烈、如获至宝地对笔者说“真是物超所值”。笔者接过书，看到诸如“绝望长着手指，只抓死去的蝴蝶”“芦苇秆一打扮，也能变成新娘”“把你的晨酒当作娇女吧，她的父母是葡萄和苹果园”之类的格言，生动形象且富



从世界范围来看，低成本电影偶尔能够取得成功，但获得成功的电影往往都是“大制作”，这对于中国的电影市场而言也不例外。在《夜莺》之后，我尝试推进几个项目，却最终没能落地。就目前情况来看，外国导演似乎很难找到一个可以符合各类观影者心意的题材。所以在多数情况下，我们需要先划定一个“优先群体”，再做出取舍。

在我看来，这并不是一个大问题，因为一切都取决于创作者想讲述的故事。从事电影事业这么多年，我经常以亲情为母题，把目光投向儿童的世界，片中也时常出现可爱的动物和美丽的风光。在我的电影中，年幼丧母的孩子和同样没有母亲的小牛一同长大，当“伙伴”生命受到威胁时挺身而出；住在偏远农场中的孤独男孩，可以被神奇的“微笑马戏团”治愈，唱出如同天籁的歌曲……我喜欢用清新可爱的方式，借由这些“小角色”“小题材”传达细腻动人的情感。我也相信，对于孩子来说，好的电影作品能够传递给他们伴随一生的价值观——这就是我的信念，艺术上的，也是道德上的。

这段时间，我完成了几部剧本，其中一部叫做《白鲸的孩子们》，讲述一条鲸鱼被冲上海滩后发生的故事。虽然新冠肺炎疫情让跨国交流和电影制作变得艰难，我仍希望这些剧本能得到好的呈现，也非常希望再次前往中国，拍摄一部电影。

过去10多年里，中国电影市场实现了长足发展，拥有一大批优秀的电影工作者。同中国从业者聊天时，我经常被问及对中国电影行业的看法。在我看来，我们应为低成本电影创造更多空间，制作更多“小而美”的电影。它们未必拥有宏大主题或华丽制作，却具备在细微处拨响观众心弦的特质，而中国恰恰有其优势——在题材方面，这里有无穷无尽的宝藏可以挖掘。我认为，降低对商业盈利的期待、增加对电影艺术标准的考量，有助于电影行业更为积极、平衡地发展。

在我看来，无论是法国还是中国的电影故事，都善于呈现细腻复杂的情感，这是两国电影工作者合作的重要文化基础。而中小成本的文艺题材或是现实主义题材，则是两国合拍电影的优势领域，未来能够拓展出更大的合作空间，向各国观众呈现更多打动人的心的故事。

（作者为法国电影导演，曾拍摄电影《蝴蝶》《夜莺》《魔力大篷车》《总统与奶牛》等，刘玲玲采访整理）

当诗歌遇见童心

树才

诗歌是什么？朴素一点说，就是“语言的使用”；骄傲一点回答，可以是“语言的创造”。对中国人来说，语言是由一个个汉字构成的汉语。而汉字早已“被创造出来”了，诗人还能创造什么呢？诗人写诗，就是具体地“使用”一个个汉字，把它们组合成词、衍生为句、结构为篇。诗人对汉字的“使用”是如此形象生动、如此活泼多变、如此意味深长，以致达到了“妙用”的境界，使汉字这些“语言符号”变成了“情感表达”！一首好诗，读者可以看到它的形貌，听见它的节奏，感受到它的体温和呼吸：一首诗就是一个活泼泼的语言生命体。

古今中外，语言在变，诗歌也跟着变。诗歌在汉语里，有自己的长江和黄河，而在其他语言里，河流的名字就变成了塞纳河、尼罗河、亚马孙河或密西西比河……河水在流，从未停歇，永不枯竭。

雅克·普雷维尔：口语的力量

我学法语出身，先介绍法国诗人雅克·普雷维尔吧。

普雷维尔在法国现代诗人中最受大众喜爱。他是诗人，也写电影剧本，对孩子的生活特别感兴趣，为他们写了不少诗。他幽默风趣，特别会玩语言游戏。法国的中小学课本收录了他的不少诗。他从小就喜欢在巴黎的大街小巷溜达，对这座世界闻名的大都市十分熟悉。但他不写巴黎的“大”，偏偏写它的“小”。

《巴黎好小》

巴黎好小
这就是它的大
大家都在那里碰面
包括那些大山
甚至有一天
其中一座大山
生下一只小老鼠
为了表示敬意
园丁们划出了
那座老鼠山公园

这就是它的大 巴黎好小

巴黎有一座很漂亮的开放式公园，叫蒙苏里公园(Parc Montsouris)，我在诗里把它译成“老鼠山公园”。公园的名字 Montsouris，有必要解释一下：诗人抓住这个法语词的意思和发音，用语言游戏之法写成了这首诗。“mont”是法语“山”的意思，“souris”是“老鼠”的意思，这两个词连在一起就有了“老鼠山”的意思。据介绍，当年建造公园时，确实老鼠成灾，于是取了这个名字。普雷维尔对语言特别敏感，喜欢玩语言游戏，于是把“老鼠山”写了进去。

《秋天》

一匹马倒在了路中央
树叶落到它的身上
我们的爱在颤抖
太阳也在颤抖
这首诗只有4行，却有震撼人心的力量。第一句就让人大吃一惊：“一匹马倒在了路中央”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匹马怎么了？它为什么倒在路中央？是累的吗？它是从哪儿跑过来的？一连串疑问抓住了我们。接下来三行写到“树叶”“我们的爱”和“太阳”，它们都围绕着“颤抖”这个词在颤抖。连太阳都颤抖了！这是多大的悲剧！诗人对这匹马有多大的同情啊！这匹马就叫“秋天”吗？这首短诗只写一幕场景，但意味深长。

普雷维尔的诗读起来明白如话，像是随口说出。这就是口语的力量。他的好多诗作被谱上曲，被唱成歌，在法国家喻户晓。普雷维尔有一双画家的眼睛。毕加索是他的好朋友，在一张明信片上，我读到毕加索这样写：“普雷维尔是我的铁哥们儿”。

金子美铃：闪烁着童心之光

从文字的角度来看，汉语是日语的源头。日本人想发明“自己的语言”，他们从“横竖撇捺钩”出发，发明了假名。同样的发明，也体现在诗歌上。从唐朝的绝句出发，日本诗人创造了“俳句”这种诗体。我想介绍的，是一位日本现代

诗人金子美铃。她出生于1903年，1930年就去世了。金子美铃的诗闪耀着童心之光。吴菲翻译的这首《积雪》，我教孩子们写诗时，常常引用：

上层的雪
很冷吧。
冰冷的月亮照着它。

下层的雪
很重吧。
上百的人压着它。

中间的雪
很孤单吧。
看不见天也看不见地。

这首《积雪》很好地译出了原诗的声音、口吻和节奏。金子美铃就是用孩子的语言，写出了孩子的生活和情感。

1923年，她第一次用“金子美铃”这个笔名把自己的诗寄给了4份杂志。令她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：4份杂志都发表了她的作品！诗人西条八十评价说，金子美铃有童谣诗人最可贵的品质，那就是童心，以及奇特的想象。

金子美铃去世后，人们几乎忘记了。我们应该感谢日本童话作家矢崎节夫。在一个偶然的场合，他读到了金子美铃的诗，非常感动，就下决心去找美铃的作品。经过16年的努力，他终于联系上了金子美铃的弟弟，读到了她亲手抄写的3本作品集，共有512首童诗。

这是魏雯翻译的《花儿的眼泪》：
谁都不要告诉
好吗？

清晨庭院角落里，
花儿悄悄掉眼泪的事。
万一这事说出去了，
传到蜜蜂耳朵里，
它会像做了亏心事一样，
飞回去，还蜂蜜的。

这首诗里的想象真是太奇特了！花儿悄悄掉眼泪，她看到了，她又告诉我们，“谁也不要告诉”。因为一说，蜜蜂就会听到，就会觉得自己做了亏心事，要把蜂蜜还回去。多么丰富的想象，多么细腻的情感！

孩子能“诗”吗？

我的答案是肯定的。这个“能”字包含了两种能力：能懂，能写。

我这里说的“孩子”，是指5岁至12岁左右的小朋友们。从2014年开始，我一直在“教”孩子们写现代诗“玩儿”。我这种“教法”，就是先同孩子们一起分享一首诗，品味诗中的每一个词语、每一行句子。然后，我鼓励他们自己动手，现场写出一首“自己的诗”来。只需几分钟，孩子们就写惊一首诗。他们“懂诗”的能力，让我吃惊；他们“写诗”的天分，更让我佩服。对他们来说，写诗不神秘，也不是高深莫测的能力。其实不管对谁，写诗就是用自己的语言方式，写/说出自己的感觉、情感和想象。我们这些大人，对孩子们“诗的能力”忽略太久。孩子们让我明白：童心即诗。

近40年的写诗经验告诉我：诗不是概念，也不是知识，恰恰是还没有形成概念之前的那种超知识的原初感觉。我是一个泛诗主义者，相信每个孩子都是诗人。很多成年人不会写诗，是因为上学以来习得的概念知识，将一个词的意义固定了下来，忘记了用语言表达感觉时可以自由组合，可以通过隐喻去表达语言之上的东西。

8岁的小女孩小娜在《人》中写道：“世界上只有一个人/这个人做梦/梦里又有几个人/那几个人做梦/梦里又有许多人/那许多人做梦/梦里又有许许多多/我们就是那很多很多人梦里的人”。读到这样的诗，你还会轻看孩子的懂事能力和写诗天分吗？

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在《童年的秘密》中写道，即使是对孩子充满爱的家长们，也常常因为不了解儿童，简单粗暴地干扰他们的精神活动。孩子们在现实世界中，常常被剥夺语言的自主权。

我相信，写诗不仅是孩子们学习母语的最有效方式，他们还能从中体验“自我”的生命个性。一个人使用语言的方式，代表着他的个性。我希望，孩子们通过读诗写诗，能以语言的自由，促成生命的自由。

（作者为诗人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）



本版责编：王佳可 庄雪雅 王迪
电子信箱：rmrbgjk@163.com
版式设计：蔡华伟